

易乾 著

蘇錫雅話

名城烟◎

江南佳话

北京出版社



名城
烟◎

江南佳话
北京出版社

苏
易乾著

锡

雅
减
书
话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锡雅话 / 易乾著 . -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 , 1999. 11

(名城烟云 / 谢善骁主编)

ISBN 7 - 200 - 03951 - 9

I. 苏… II. 易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4056 号

苏 锡 雅 话

SU XI YA HUA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 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 经销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8.4 印张 145000 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 册

ISBN 7 - 200 - 03951 - 9
I · 604 定价 : 15.00 元

《名城烟云》文学书系编委会
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王 蒙 冯亦代 许力以 刘 冰(美国)

阿 章 茹志鹃 赵 寻 秦 川

陶信成 萧 乾 曾守雄(香港) 谢善骁

主编 谢善骁 阿 章

策划 北京大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香港中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目 录

- 1 / 太湖佳绝在苏锡(代前言) 易 乾
- 22 / 泰伯让迹
- 38 / 吴王霸迹
- 61 / 子胥萍迹
- 76 / 陆羽茶迹
- 90 / 范公心迹
- 102 / 石湖诗迹
- 119 / 云林逸迹
- 138 / 秦氏宦迹
- 152 / 唐寅韵迹
- 167 / 东林血迹

187 / 五人义迹

201 / 霞客旅迹

215 / 圣叹傲迹

235 / 翁氏政迹

247 / 阿炳琴迹



太湖佳绝在苏锡

——代前言

易 乾

—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”。江南无处非胜景，然而在万千胜景中，一泓天造地设的太湖，却又以其绮丽风光和磅礴气势而独擅其美。惟其壮美，才使太湖得以拥有和沉淀了那么多历代诗文词曲。古人在三万六千顷的浩瀚湖面上，泼洒了大量的笔墨，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空白；于是，不要说像我这样的愚氓，就是当今的才子恐怕也难以吟下惊人之作了。

在众多描绘太湖景色的大手笔中，唐代“七绝圣手”王昌龄的一曲《太湖秋夕》，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：

水宿烟雨寒，洞庭霜落微。

月明移舟去，夜静魂梦归。

暗觉海风度，萧萧闻雁飞。

南宋著名词人姜夔，往返于湖州苏州，经过吴江的吴松河，瞩目太湖天水合一，江南烟雨欲生；仰望流云飘逝，燕雁南飞，不禁触景生情，于苍凉之中，写下了一首声情绵绵的《点绛唇 丁未冬过吴松作》：

燕雁无心，太湖西畔随云去。数峰清苦。
商略黄昏雨。第四桥边，拟共天随住。
今何许？凭栏怀古，残柳参差舞。

一泓湖水连同湖内外的 72 峰，构成了一览无遗、却又飘渺隐现的湖光山色。站在太湖之畔，瞩望缕缕雾霭在湖上飘游，阵阵烟云萦绕着远近群峰，高天云絮，风起水涌；湖波激荡，惊涛拍岸。登高眺望，山影朦胧，湖面浩瀚，风帆点点，水天一线。回头看，绿野无垠，烟村花树，俨然是一幅淡雅的江南山水画，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。

我出生于太湖之滨的无锡，从呀呀学语起，中国地图已从昂首高啼的金鸡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海棠叶。跨进小学大门，“人手足刀尺”还没有认全，先懂得了飞机扔炸弹和警报器。“呜呜”一响，人们都往家里逃，家里惟一的“防空设施”，是八仙桌上堆满的一条条棉胎，警

报一响就往桌子底下钻。当然，这不过是心灵上的自我安慰，但更重要的，是表示要死全家死在一块。

深秋叶落，我们开始了流离颠沛的逃难生活。一家六口挤在一只充满泥土味的小木船舱内，往日千樯百帆、商贾云集的大运河，这时空空荡荡，萧条冷落，只听到单调的咿呀橹声；黄埠墩四周的贴水垂柳已经枯黄，锡山上的宝塔笼罩在迷濛秋雨之中。一家人站在船头上，和生育我们的故土告别，妈妈哭了，父亲叹着气，喃喃自语：“宁为太平犬，毋为乱世人！”

八年离乱，在铁蹄的空隙中逃来窜去的八年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但身边还留着一张磨损发黄的照片，就是太湖鼋头渚的风景照。在船只被溃兵“封”走、全家被赶到破庙里的黄昏，在逃避“扫荡”、寄居偏僻农舍的油灯下，我总要反复看看那张照片。湖水漾漾，青山隐隐，垂柳依依，那里是“天堂”，那里有我的家，只要我们不死于炮火，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家。

“花开蝶满枝，花谢蝶还稀；惟有旧巢燕，主人贫亦归。”抗战胜利，我们重返故园的废墟。尽管战争已夺走了两个亲人，一死战火，一歿贫病，但我们毕竟又回到了故土。我特别爱唱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：“走遍了万水千山，尝尽了苦辣甜酸，如今又回到故乡的家园，听得燕语呢喃。从今后回到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，温暖……”

母亲，是太湖。尽管故乡等待我们的，是失业、失

学，冷落和歧视，但太湖水洗净了游子的满身风尘和心头苦涩，亲切的乡音使我返回到童年。以后的日子是艰辛的。苦难，促人早熟，在应该尽情享受“花季”乐趣的年龄，一代人已背上了因袭的重负。我在太湖边的农村里参加了工作，又带着一身泥土气息，走进长江之尾的六朝古城，走到废黄河畔刘邦、项羽的故里。

也许是天赐缘分，也许是造化弄人，转了一个大圈子，我又回到了母亲湖边。经过人生第一次折腾后，我很有点彷徨，我似乎领悟到，我们生到世上，全非自愿。然而，我们自己却全不知道，从哪里来，最后又到哪里去？我相信，当时有这种困惑的，决不止我一个。但大自然是公平的，太湖水总是那样悠然柔情，太湖风总是那样温馨醉人；湖风轻揉着我在暴风雨中折裂了的翅膀，湖水洗净我溅满污泥的羽毛。太湖以博大而炽热的胸膛，接纳并温暖了受挫归来的游子。她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，诉说着在她身旁发生的一出出正剧、悲剧、喜剧和闹剧，从而用母亲般的襟怀和深情，扶持她的儿女们爬起，直立，起跑，走得更快……

从此，我没有离开过太湖。我深切感受到能够在她的身边徜徉散步，自由呼吸，就是最大的幸福，任何艰难均会硬着头皮顶住，任何委屈都能抛到九霄云外。我愿以百倍的热情，赞颂这母亲之湖。

二

“三生花草梦苏州”，“锡水泯泯草木春”。

太湖之滨的一对姊妹花苏州和无锡，像太湖母亲的两颗掌上明珠，闪烁着夺目的光彩；又如同挂于长江巨龙脖子的金项链上，下坠的两颗蓝宝石。

千年古刹，万佛古塔，小河古桥，园林古木，古老苏州的风情物貌，拨动了无数诗词客的心弦。唐代天宝年间，进士张继去江西做官，途经时称姑苏的苏州，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《枫桥夜泊》：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旅次风物，飘泊心境，清冷夜色，抒发含蓄深沉的情愫；张继的七绝，传诵了 11 个世纪，也使寒山寺名闻中外。寒山寺，我并不陌生。苏州阊门西七里远的枫桥镇，原名封桥，早年只有一条百米长的青石板小街，惟一的小茶馆里兼备评弹。北街口紧靠古运河耸立着铁岭关，厚墙高堞，城门巍然，长亭古道，衰草连天。镇南河上横跨着半圆形的石拱桥，桥堍不远就是寒山寺。小镇宁静，古刹肃穆，绵长而悠远的夜半钟声，唤来了《枫桥夜泊》及其后一篇篇优美的诗文。

其实在姑苏众多的湖山胜景中，寒山寺原本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古寺，山寺夜钟敲了多少年，也没有敲出什么名堂，想不到一位诗人的一首小诗，却给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历史回响。迷恋姑苏景色的南宋诗人胡理，以姑苏朝夕一日为题，接过前人笔下不绝如缕的钟声，巧妙地描绘了古城缩影：

朝辞海涌千人石，暮宿枫桥半夜钟；
明日馆娃宫里去，洞庭呼起一帆风。

苏州人引以为荣的不仅有唐代张继的钟，还有南宋时姜夔的箫。宋绍熙年间，姜夔携范成大赠妓小红，于除夕由石湖范家乘船归浙，轻舟路过吴江的垂虹桥，佳人低唱咏梅曲，诗人则以箫伴和。曲终回首，烟波缥缈，冬日中的姑苏水乡，另有一番盎然诗情。于是，一首唤起后人无限向往的《过垂虹》诗，就此悠悠流淌在垂虹桥下：

自作新词韵最娇，小红低唱我吹箫。
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。

古往今来的很多诗文书画，也凝聚了历来文人墨客对无锡山水的依恋和寄情。唐代诗人李绅曾描绘了这一带的水乡风光：

水宽山远烟岚迥，柳岸萦回在碧流；
清昼不风鳴雁少，却疑初梦镜湖秋。

太湖之滨的无锡，是名副其实的万顷碧波佳绝处。湖山真意，太湖是天地造物之灵；亭榭入画，无锡有人工点缀之美。1959年，当现代诗人郭沫若来到无锡的观湖胜地鼋头渚，眺望湖内湖，山外山，景中景，云上云，豪兴油然而生，欣然命笔题下一诗：

信步上鼋头，龟丘水面浮，
四周腾黛浪，万顷泛金沤。
范蠡祠犹在，女夷风正道。
光明无上处，帆影与归舟。

风光如画，市廛锦绣，佳作琳琅，文采风流，这是以深厚的民族历史积淀所孕育出来的一种大文化成果，文化沉淀的厚积薄发，形成百业的繁荣。

苏州和无锡，如今都是旅游名城，常年游人络绎不绝，花团锦簇，一派盛世风光。于是在青山绿水间，什么“城”，什么“园”，什么“宫”，什么“场”之类的人造景点，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，原来的湖光山色“相形见绌”，似乎“退居二线”，看来太湖也应该“打假”了。太湖何尝会“假”？但目前太湖四周景点，的确挤满了不计其数的乐园、影城、浴场、度假村、别墅，不是一座座，

而是一群群。真山脚下有假山，真水之滨有人工游泳池，大有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之势。还有，插上大王旗的假城墙，木板搭的假点将台，泥塑的假人，枪战射击，电子布景……假假真真，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那天赋风采、自然景色在逐渐淡化，淡到了给人的印象是：这里是个大游乐场！

名城文化素质的下降，恐怕不止苏锡一处，也许是我的杞人忧天。不过，丢掉起码的文明要求，急功近利地抓经济效益，不说眼前的弊端百出，从长远看，也无疑是“釜底抽薪”。靠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促使经济繁荣的苏州和无锡，当然更应该掂一掂本身文明素质的分量，了解吴中发展历史的来龙去脉，去珍惜应该珍惜的东西。

三

苏州和无锡，是太湖边的两座古城。商代末年，泰伯在梅里建立句吴都城，2500年前吴王阖闾建造了“姑苏大城”。到了战国后期，秦将王翦驻军锡山，发现古碑，上刻：“有锡兵，天下争；无锡宁，天下清。”从此有了“无锡”这个地名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中载：“东越将多军，汉兵至，弃其军降，封为无锡侯。”在汉代，吴县和无锡都属会稽郡。

苏州和无锡都是“吴中”地区，向称“鱼米之乡”。

先辈们胼手胝足在太湖和江海间辟田开河。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描绘古代的江南说：“无法形容的丰饶，使欧洲人得到了这个辽阔的国度幸福繁荣的观念。”早在唐代以前，苏锡一带已是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。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云：“云帆转辽海，粳稻来东吴”；日本引进江南稻种和耕作技术，是在弥生时代，正值中国秦汉之交。斜风细雨，千里稻浪；丰衣足食，物阜民康。锦绣江南的根基，还是深深植根于黑色土壤中的吴稻吴米。

据《吴县志》载，明清时代的苏州，“金阊之列肆，锦绣成堆；两濠之牙行，百物充栋。”“锦绣成堆”，指的是绸缎，苏州是丝绸之乡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朝廷就在苏州设官营染织局，生产皇家“贡品”。民间织绸机户更是不可计数，仅苏州府属吴江县的盛泽镇周围农村就有织机8000多台，被称为“日出万绸，衣被天下”。苏州每年运往新疆的丝织物，有缎、绸、绫、绢、纱五类，其中仅缎，就有近20个品种，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。

苏锡的远海航运，也从很早就开始了。春秋吴国，已经有了渡海作战的戈船、旗船；到了三国，吴主孙权建造青龙战舰去夷州（台湾），开拓航海事业。历代政府在太仓浏河设立市舶司，办理与日本、朝鲜和南洋、阿拉伯诸国通商事宜。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东渡五次失败，第六次从黄泗浦（今属苏州所属的张家港市）启航，

终于一帆风顺抵达日本奈良。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，他率领的船队，也从苏州刘家河（浏河）出发，经闽、粤去东南亚、阿拉伯和东非各国。

万商云集的无锡，是历史上粮食、布纱、蚕丝、银钱的四大码头。从隋唐开始，无锡就是著名的稻米集散地，除了因为是主要产米区外，周围地区的漕粮也都在此集中北运。所以，元代“置仓无锡州，以便海漕（海上漕运）”。明代一半税赋取之于江南，无锡位处太湖、南运河和长江水运的联结点，很自然地成了江南官粮漕运的重要码头。清初，外省稻米也到无锡集散。

1722年隆冬，在无锡北塘街的祝正茂粮行，来了一位口操京腔的北方客人，带来18只“对梁划子”大船，共一万多石黄豆。行主眉开眼笑接待了贵客，客人将黄豆委托粮行代销，次日一早留下条子匆匆而去。到了次年阴历四月，祝正茂行主筹齐黄豆货款，启程北上，到京师找寻货主。此时雍正刚继位，行主到吏部询问，找到货主，行主将货款如数交付。那货主官员奏明皇帝，雍正十分高兴，认为无锡粮商守信用，特赐给祝正茂粮行一张“龙凤帖”，凭帖可免去一切税收。从此，朝廷就常常委托无锡粮行经办漕粮。

后来，清廷指定江浙两省漕粮在无锡购运。到了清末，全城上规模的粮行就有300余家，成为全国“四大米市”之一。同时也带动了仓储、碾米、面粉加工和酒肆、茶楼、旅馆等行业的繁荣。在粮行集中的北塘，

灯红酒绿，笙歌达旦，俨然是个不夜城。

无锡周围乡村，几乎家家有布机，出产的“高丽布”、“缣布”、“黄草夏布”，行销全国。布行、花行、弹花和贩花等行业随之兴盛。据《锡金识小录》载：“无锡布庄聚集，放花收布，重载远运，一岁所交不下数十百万”。无锡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布码头。

“春蚕成丝复成绢，养得夏蚕重剥茧。绢未脱轴拟输官，丝未落车图赎典”。这是宋代诗人戴复古的《织妇叹》。栽桑养蚕，是苏锡乡村的传统副业。无锡丝市，每年营业额达数十万两银子，丝商将土丝经过整理远销外地，形成其他城市不多见的丝茧市场。

流通的活跃，促使金融发展。明代末叶无锡就有了“钱肆”、“钱铺”，到清代后期已有钱庄 20 余家。这些钱庄经营兑换货币、发行钱票、吸收存款，对支持后来民族工业的掘起，发挥了“输血”功能。到本世纪 30 年代，无锡已有银行 13 家，众多的钱庄如群星拱月，这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绝无仅有，使无锡又成为“银钱码头”。

精耕细作的农业，五彩缤纷的副业和手工业，使商业鼎盛百业繁荣，凝聚为孕育新式工业的肥沃土壤。19 世纪欧风东渐，这里是最早感受到这股清新气息的地区之一。无锡，这个当时规模不大的城市，开内地风气之先，在清光绪年间，出现了一批机器纺织、缫丝、制粉、碾米、榨油等工厂。